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三十六至三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三十六　　宋　蕭常　撰

魏載記十

或謂常曰子之不與魏以禪者何曰禪名也有其實而名隨之實不至而強與之名其可哉曹氏代漢以篡而將假禪之名以文之耳有識君子固嘗切齒且著論以非之矣而世俗之人梏於偏見或以禪之名歸之也禮蹴路馬芻有誅孔子惜衛以繁纓假人蹴芻細故也繁

纓微物也聖人必嚴為之辭者謂其漸不可長且為後世慮也曹氏代漢之心非一日也始殺其賢者次及其大臣次及其宗族其後弑及主后與其皇子始而九錫之請繼而髦頭鐘虡又繼而出警入蹕其後冕十有二旒而繁陽之壇築矣山陽之號加矣元惡雖斃狂童嗣逆釁積於人存事成於身後良有以也蹴釰之誅繁纓之惜聖人慮後世若是之深乎易曰履霜堅氷至其漸非一日之積也常讀史至獻帝與恩相舍之言命在何

時之言使人氣拂膺者累日是可以禪之名與之乎或又謂晉宋齊梁之相代皆是物也或者且以正統歸之子獨於曹氏靳者何曰不然晉宋齊梁之亡民心無所繫則凡君我者非正統所在與曹氏之篡貽烈固無恙也漢氏未殄民心未解曹氏既以禪自名或者又欲以正統歸之其忍哉或又謂孫權之與操無大相過子之書嚴於責操而恕於待權者何曰春秋誅首惡操其始禍者也權之初本以誅操復漢為辭魏既僭號自顧力

不能討而恥居其下姑自王以夸示其國人耳其本心或不爾也要必有能辨之者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人祖騰安帝時為黄門從官順帝在東宫鄧太后使騰侍書學帝即位遷中常侍帝崩無子太尉李固大鴻臚杜喬等僉清河王蒜賢明而於屬最親欲立之而大将軍梁兾忌其賢且長恐不為已利時蠡吾侯志在京師又娶兾妹欲立志而衆議多附固等兾憤懣不知所出騰與其黨夜往說兾曰

將軍秉攝萬機賓客縱横多過差清河王嚴明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蠡吾侯富貴長可保也冀然其言遂奮怒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帝立以騰有定策功封費亭侯遷大長秋加特進騰用事凡三十年勢豔熏炙蜀郡太守因計吏納賂於騰益州刺史种暠發其姦因以劾騰帝不省父嵩不知其所出或云夏侯氏子騰巧養焉靈帝時襲父封累遷大司農寀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驟拜太尉避亂琅邪為陶謙麾下所殺操少

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常私入中常侍張讓家讓覺之踰垣而走汝南許劭名知人操詣劭求為已目邵鄙之而不答乃以他事脅之邵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説舉孝廉為郎除雒陽北部尉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各十餘有犯禁者皆棒殺之遷頓丘令召拜議郎除濟南相遷典軍校尉董卓之亂乃變姓名東歸道過故人呂伯奢會伯奢出其子為具觴客操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已手劒夜殺八人既而曰寧我

負人無人負我至陳留合義兵將以討卓是歲中平六年也初平元年袁術韓馥等義兵起推袁紹為盟主操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雒陽操至滎陽汴水與卓將徐滎戰不利夜遁二年夏卓還長安操引兵入東郡三年王允誅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專政青州黄巾入兖州殺刺史劉岱而濟北相鮑信等率州吏迎操領兖州牧遂破黄巾降之收其精鋭號青州兵四年引兵攻陶謙復父嵩之怨破彭城傅陽拔

取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殺男女數十萬人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跡初三輔遭李傕之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焉興平元年復擊謙略地至東海所過多所殘賊會張邈與陳宫迎吕布郡縣皆應之荀彧程昱保鄄城而范東阿二縣固守操進兵攻布布以騎先犯青州兵陳亂操隊馬傷左手三年敗布東緡分兵平諸縣布東走冬操自為兖州牧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建安元年荀彧為操謀迎天子挾之以令天下夏六

月車駕至聞喜操自為鎮東將軍襲費亭侯秋車駕還雒陽八月操自領司隸校尉録尚書事殺侍中臺崇尚書馮碩等以其不附已也庚申以帝遷都於許各矯詔拜司空行車騎將軍百官總已以聽又自進封武平侯是歲用棗祗韓浩議始興屯田于許下二年春操至宛張繡降操納其族父濟之妻繡恨之乃以兵襲操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昻弟子安民皆死遂走舞陰繡來追操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操語其下曰吾降繡失不

取質以至於此所以敗也三年春操還許置軍師祭酒十月攻吕布於下邳殺之四年春與張揚將眭固戰於大城大破之殺固還軍敖倉以魏种為河内太守屬以河北事初操舉种孝廉及兖州叛操曰惟魏种不棄孤也後聞种走大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之曰惟其才也釋縛而用之大將軍袁紹憤操刼制天子師師征之移檄州郡曰蓋聞明王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能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専制朝權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敗及呂后季年産禄専政决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於是絳侯朱虚興兵誅夷尊立太宗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横傷化虐民父嵩乞丐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㟧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弃瑕録用謂

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兵分修理補輯表行東郡太守領兖州刺史兾獲秦師一克之報而乘資跋扈肆行凶慝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茂實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縣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甚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會鑾輿反旆羣虜寇攻時兾州方有北鄙之警匪皇離

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恣專行脅遷畀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三司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又議郎趙彦忠諫直言聖朝含聽操欲迷奪時權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栢桑梓尤宜恭肅而操率將吏士親臨

發掘破棺祼尸略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汚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手掛網羅動足觸機阱是以兖州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莫甚於操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

以沃熛炭何有不滅哉方今漢室陵遲綱紀弛絶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内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無所馮恃雖有忠議之佐脇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特選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宫闕外託宿衛内實拘執懼其篡奪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勉哉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吏降者勿有所問布告天下使咸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紹遂進兵攻

許曹分兵守官渡五年春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受帝密詔誅操事泄操殺承等夷其族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兵不滿萬衆寡不敵欲還許荀彧以為紹能聚人而不能用公挾天子以制天下何向不濟操從之與紹相拒連月然衆少糧盡士卒罷乏操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萬餘衛之會紹謀臣許攸來奔說操襲擊瓊斬之紹衆因大潰紹及子譚棄軍去盡亡

其衆操得許下及軍中與紹書皆焚之六年還許南攻昭烈昭烈往從劉表於荆州七年春操軍譙袁紹卒操攻紹子譚尚譚尚遁八年秋操令曰喪亂以來後生不見仁義禮遜之風其各郡國各脩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九年袁譚袁尚相攻操往救譚攻尚尚走中山遂定鄴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操之圍鄴譚略取安平甘陵渤海河間十年春攻譚殺之遂并冀州各還鄴十一年瘵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王除其國

將攻三郡烏九鑿平虜泉州二渠以通海運是歲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琊省昌慮郡十二年伐烏九海道不通用田疇計出盧龍塞東趨柳城斬遼西單于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等與袁尚袁熙奔遼東九月遼東太守公孫康斬尚熙及速僕等傳其首十三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罷三公官操自為丞相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南攻劉表會表卒表子琮降時昭烈在荆州聞操至趨夏口使諸葛

亮結孫權拒操權遣其將周瑜等水軍數萬會昭烈十二月昭烈帥吳師與操戰于烏林赤壁操軍大敗操走昭烈與吳師水陸俱進追至南郡操軍復饑疫死者大半留曹仁等守江陵孫權攻合肥十四年仁為周瑜所圍死傷甚衆棄城走於是盡失荆州秋操以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十二月還譙十五年作銅爵臺於鄴十六年自以其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秋西攻馬超等破之十七年矯天子之命命已賛拜

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殺尚書令荀彧十八年夏使漢御史大夫郗慮矯命策巳為魏公封十郡加賜九錫董昭之謀也始建魏社稷以三女為漢帝貴人作金虎臺十九年春耕藉田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使來切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請巳為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

更事多耳又矯詔命已位在諸侯王上改受金璽赤紱遠遊冠秋攻孫權不利而還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皆曹氏之人議郎趙彦之死人尤岌岌朝不謀夕操嘗以事至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是不復朝請初董承女為帝貴人操既害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姙累請不能得皇后伏氏自是懐懼因與父完書

言操殘逼之狀今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始泄大怒遂偪帝廢后帝不從乃使御史大夫郄慮尚書令華歆勒兵入宮弑后死者數百人并殺二皇子十二月又矯詔命已置旄頭宮殿設鐘虡二十年以其女為帝后西攻張魯至陽平魯衆潰奔巴中操軍入南鄭孫權帥師圍合肥操又矯詔命已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名始置名號侯關中侯關内侯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内侯凡六等以賞戰功十一月張魯降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

劉玄德新得益州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可失時操不從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昭烈取巴中操使夏侯淵張郃等屯漢中十二月操自南鄭還郃等侵巴界昭烈遣其將張飛與郃戰于瓦口郃等大敗二十一年夏自進其爵為王又自命已女稱公主以大理鍾繇為魏相國秋敘琅邪王熈冬攻孫權至譙二十二年春進屯江郝谿權於濡須拒之三

月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矯詔命已設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作泮宮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冬復矯詔命已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又自以其子丕為魏太子二十三年春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京兆金禕等自以家世仕漢憤操竊國謀起兵迎天子以誅操南援昭烈以圖興復時操在鄴留其長史王必典兵許下本弟邈帥家僮千餘夜燒門攻必必傷會天明衆散故敗本等皆遇害

紀臨命呼曰逆賊曹操恨吾不自生意為羣兒所悞必尋以創死操聞必死盛怒名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以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操以為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者乃附惡者皆殺之夏遣其子彰討代郡上谷烏丸破之二十四年昭烈大破夏侯淵於陽平臨陣斬淵操自長安出斜谷抵漢中遂至陽平昭烈使諸將守險不戰以困操軍操軍士亡者日益多昭烈遣其將軍趙雲擊操操軍大敗墜漢水死者不可勝計

操懼遂拔餘軍走長安於是盡失巴漢地初操欲走不敢顯言乃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脩便嚴裝人驚問脩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此知其欲還也秋操自以其妻卞氏為王后遣于禁等七軍凡數萬人助曹仁拒關羽于樊盡為羽所沒生禽禁等羽遂圍仁遣徐晃等救之九月其相國西曹掾魏諷憤操欲篡漢與長樂衛尉陳禕等謀誅之事泄為操所殺死者數千人冬操軍摩陂為曹仁徐晃等援二十五年

正月操自摩陂至雒陽死時年六十六操御軍五十年手不廢書嘗著兵書十餘萬言諸將攻戰皆以新書從事又註孫武兵法性猜忌習啖野葛飲鴆酒諸將計畫出已右者必以法誅之故人舊怨必報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流涕終不少貸初沛相袁忠沛國桓劭陳留邊讓等或以公事或以語言過失皆族其家有幸姬侍晝寢枕之卧告曰須臾覺我姬見其卧安未即覺及寤棒殺之嘗對敵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奈何主者曰可小

斛以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欺其衆乃謂主者曰要當借君死以厭衆遂斬之取其首題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其慘酷變詐皆此類也子丕篡漢僞謚武皇帝

贊曰閹寺之禍尚矣然未有竊人之國而代之者也夫以趙高之亂姦鋒逆焰若不可挫而滅者曾未旋踵而身伏鐵質蓋天下重器豈容刀鋸餘醜刼而有哉予觀曹騰之事竊悲夫東京之禍有自來矣方李固之欲立清河王也權臣雖恣睢而理有所奪意若少沮及騰之

說一入則虎眎鴟張無所顧忌而彝吾侯立矣自是皇綱解紐𦡊愈得志大權在巳植本益固而其養子至位攎鼎司冨埒帝室操遂因之幽主弑后窮凶極惡毒流天下卒移漢祚自古閹寺之禍莫慘於此一時義士皆欲挫而滅之而屢興亟仆盖其假大義以欺世盜國既久人為之用而不知有漢勢固然也易曰履霜堅氷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丕字子桓其母卞氏娼也建安十六年操當國以為五

官中郎將副丞相操稱魏王立為王太子二十五年操死代為丞相以賈詡為魏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夏侯惇為大將軍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三月改元延康丕欲篡漢懼天下豪傑舉兵見討乃使其黨諷漢羣臣逼帝禪已其侍中劉廙辛毗劉曅桓階陳矯陳羣等爭陳符命勸進丕陽不敢當十月辛未僭即尊位於繁陽改元黄初大赦禮畢顧謂其黨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以漢帝為山陽公十二月營雒陽宫

因遷居馬丕自為詔賜其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會其中郎將蔣濟自外至丕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它善但聞亡國之語耳丕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告丕即遣人追取其詔其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弋獵丕大怒抵陵罪減死等章武元年春丕郊祀天地改許縣為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西部為廣平郡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祠初復五銖錢夏四月昭烈即皇帝位于成都

改元章武丕殺其妻甄氏秋孫權遣使通好以漢太尉
楊彪為光禄大夫初彪睹曹氏竊國自以累世為漢三
公恥事之稱足攣不復能行及是丕使人強起之彪稱
疾篤築陵雲臺二年初令選士不限年秋冀州大饑九
月自許昌南攻孫權無功而還權遣將軍追斬丕將尹
蘆等穿靈芝池建興元年春築南巡臺于宛夏四月昭
烈皇帝崩皇太子即皇帝位改元二年夏立太學八月
為水軍泛龍舟循蔡頴浮淮遂至廣陵望大江歎曰魏

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乃還穿天淵池三年八月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至徐築東巡臺冬至廣陵故城臨江觀兵大寒水道氷舟不得入江丕望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四年春至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壊丕心惡之不果入還雒陽築九華臺五月丕疾篤召其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輔其子叡是月丕死時年四十偽謚文帝丕好文學所著述垂百篇又使

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名曰皇覽常嘉漢文帝寬仁玄默有賢聖之風諸儒或以為孝文雖賢通達國體不如賈誼由是著太宗論謂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蓋欲以孝文自況疾其臣之勝已者故有此作初丕得立為太子抱辛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否毗歸以告其女憲英憲英者有高識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

能久曹氏其不昌乎

叡字元仲丕死嗣偽位以鍾繇為太傅華歆為太尉王朗為司徒陳羣為司空司馬懿為驃騎大將軍明年叡改元太和建興五年二月耕耤田行五銖錢初營宗廟六年春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縣為上庸郡錫縣為錫郡漢丞相亮以王師來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應之遣曹真張郃等拒王師秋曹休帥衆侵吳至石亭大為吳陸議所破俘斬數萬人十二月丞相亮復來討圍

陳倉斬將軍王雙遣曹真等拒王師七年冬改平望觀為聽訟觀八年以其父丕典論刻石于廟門之外秋遣曹真司馬懿等寇漢中九月伊維溢真等聞王師起乃還是歲作合肥新城九年春丞相亮復以王師來討攻天水郡使司馬懿張郃拒王師亮與郃戰于青封殺之懿等遁還十年秋至摩陂作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十一年春以龍見摩陂井中改元青龍名摩陂曰龍陂遣將軍蘇尚董弼攻鮮卑比能二將皆殘孫權攻合肥新

城十二年三月漢獻帝崩夏丞相亮以王師來討出斜谷屯渭南使司馬懿拒王師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其將軍陸議孫韶入淮沔九月丞相亮甍于渭南十三年大治雒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叡性慘急其督修宮室有稽程者每親詰問言未絕口身首已殊其臣下皆切諫不聽鑿陂池於芳林園中於列殿之北立八坊令宮人以次處其中凡數千人叡荒于酒色罕居前殿乃選女子知書者六

人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留意玩飾賜予無度帑藏匱竭又録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戰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選有姿色者内之掖庭改崇華殿為九龍殿十四年夏置崇文觀肅慎氏貢楛矢十五年三月改元景初以建丑之月為正改太和歷曰景初歷五月有司奏以祖操為太祖父丕為高祖叡為烈祖識者譏其務凶事省錫郡秋孫權遣其將朱然帥師圍江夏冬營雒陽南委粟山為圓丘延熈元年春使

司馬懿攻遼東夏置汝陰郡二年正月叡死時年三十六遺令以曹爽司馬懿輔其子芳偽謚明帝

芳字蘭卿叡無子養以為子莫知其所從來初封齊王叡死嗣偽位以司馬懿為大傅都督諸軍事復以建寅之月為正明年芳改元正始延熙三年秋銷御府金銀雜物以充軍用四年春以太牢祀孔子以顔回配夏孫權使其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使司馬懿拒之七年春使曹爽夏侯玄等寇漢中天子遣大將軍費禕禦

之曹爽等遁還九年冬以太牢祀孔子十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置平陽郡十二年正月謁其父叡墓司馬懿與曹爽爭權殺爽及其弟羲訓尚書丁謐何晏鄧颺桓範等皆夷其族自是大權歸於懿父子芳擁虛位而已夏四月改元嘉平十三年王昶襲敗孫權將施績于江陵十四年王淩憤司馬懿專國欲起兵誅之不克司馬懿死其子師自為撫軍大將軍録尚書事十五年冬王昶胡遵毋丘儉等攻孫亮諸葛恪大敗之于東關死者

數萬十六年夏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十七年秋司馬師

廢芳而立髦時年二十三

髦字彦士丕之孫霖之子也初封高貴鄉公司馬師既

廢芳立之改元正元十八年毋丘儉文欽等憤師專政

起兵誅之不克欽奔江南儉死之司馬師死以弟昭為

大將軍秋漢大將軍姜維以王師來討攻狄道雍州刺

史王經帥衆拒王師戰于洮西經等大敗死者萬計十

九年夏髦入太學與諸儒講論經旨六月改元甘露秋

安西將軍鄧艾等犯漢中天子遣大將軍姜維拒之王師敗績于上邽二十年夏諸葛誕等憤司馬昭盜國謀起兵誅之不克景耀三年夏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憤乃召其侍中王沈王經王業語之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討之王經以為未可以沈業馳告昭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出雲龍門昭黨賈充令帳下督成濟以戈弒髦于車中時年二十昭矯曹叡妻郭氏令追廢之

奐字景明操孫宇之子也初名璜封常道鄉公司馬昭既弑髦迎奐立之改元景元六年冬漢亡又明年奐以其僞位遜昭之子炎是爲晉武帝奐遷于金鏞城時年二十自丕簒逆至是凡四十六年

贊曰曹操父子以鼠竊狗偷之知規欃漢鼎術窮力殫僅乃得之自以爲子孫無窮之業而不知三馬闖然已躡其後矣丕庸叡凶芳幽髦弑政移私室卒以不祀傳有之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孰謂天理爲不明哉

續後漢書卷三十六

續後漢書卷三十七

宋 蕭常 撰

魏載記二

曹彰字子文操子也少善射膂力絶人志氣慷慨操嘗抑之曰汝不讀書慕聖道好乗馬擊劍此一夫之勇何足貴也課彰讀書彰謂左右曰丈夫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讀書作博士耶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擾邉以為北中郎將討之操戒曰居家為

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至涿郡大破烏丸軍還歸功諸將操喜捋其鬚曰黄鬚兒竟大奇也丕篡漢以爲任城王建興初卒弟植

植字子建年十歲善屬文操見之謂曰汝倩人邪植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銅爵臺成操使諸子賦之植援筆立成操甚異之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淄操攻孫權使留守鄴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幾代丕者數矣然率意而行飲酒

無度丕矯情自飭左右並為之游說故遂定為嗣二十
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操以植為南中郎將欲遣代仁
呼植有所戒敕醉不能受命遂罷之丕既簒漢殺丁儀
丁廙有司希旨言植醉酒悖慢請治罪貶爵安鄉侯改
封鄄城侯進爵為王明年徙封雍丘上疏稱謝獻詩二
篇丕嘉其文又嘗上疏求自試曹叡時徙封東阿尋又
徙封陳留兾試用終不能得悵然絶望時法制既嚴僚
屬皆賈豎下才所給使令又皆老疾十一年中凡三徙

封鬱鬱發病死時年三十一謚曰思

冲字倉舒丕之異母弟也孫權嘗致巨象操欲知其輕重訪之僚屬皆不能對冲時五六歲曰置象於大舟而刻其水痕稱他物以載之則輕重可知矣操大說時操所乘馬鞍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冲曰更後三日可自歸乃以刀穿其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有憂色操問之冲曰世謂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操言此妄言耳無傷也俄而歸吏以齧鞍聞操笑曰兒

衣在側尚謟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其警悟皆類此操性殘暴嗜殺冲時時從旁微為辯折賴以全活者為多年十三卒操哀甚丕每寬諭操曰此我之不幸汝曹之幸也為聘甄氏亡女合葬

曹仁字子孝操從弟也為別部司馬天子都許操以仁數有戰功遷廣陽太守不之郡操既取河北圍壺關令曰城拔皆阬之連月不下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頓兵堅城之下

攻必死之敵非良計也操從之城降以功封都亭侯從操取荆州留屯江陵孫權將周瑜來攻仁力屈遁還尋行征南將軍屯樊關羽攻樊操遣于禁等救之時漢水暴溢禁等七軍皆降羽羽圍城數重外内斷絶糧且盡仁激厲將士會徐晃救至圍解曹丕簒漢封陳侯拜大將軍移屯臨頴遷大司馬復督諸軍屯合肥建興元年卒

洪字子廉亦操從弟操為董卓將徐榮所敗失馬賊追

急洪以馬授操俱走還譙丕僭號遷驃騎將軍封野王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嗇丕少時有所假求不如所欲深恨之至是以容犯法下獄當死羣臣救之不能得丕母謂丕妻郭曰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丕廢汝於是泣請於丕乃得免削爵為士曹叡初為後將軍徙封樂城卒

休字文烈操族子也操嘗曰此吾家千里駒待之如子昭烈遣將軍吳蘭等屯下辯操遣曹洪攻之以休參洪軍事昭烈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方狐疑休曰彼

實斷道當伏軍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急擊蘭蘭破則飛自卻矣洪從之飛果遁操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中領軍丕簒漢累封安陽卿侯遷征東大將軍擊吳將呂範於洞浦敗之曹叡初徙封長平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孫權使其鄱陽太守周魴誘休以軍十萬深入大為陸議所破棄甲兵輜重不可勝計因憤惋疽發背死

真字子丹操之族子父邵操起兵時為州郡所殺操哀

其孤收養與諸子同嘗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弦而斃操壯其勇使將虎豹騎時夏侯淵戰歿於陽平操憂之以真督徐晃等拒昭烈別將高詳於陽平操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援曹洪等還屯陳倉丕簒漢累遷中軍大將軍封東鄉侯與夏侯尚攻孫權至于牛渚丕死與陳羣司馬懿等輔曹叡進封邵陵遷大將軍漢丞相諸葛亮攻祁山真與張郃等敗漢將馬謖真以亮懲祁山之役他日來伐必於陳倉乃使郝昭等守陳倉明

年亮果圍陳倉以有備而還遷大司馬數請兵寇漢中叡從之建興八年秋真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懿泝漢水當會南鄭諸别將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機道斷絶且聞漢師之起乃遁還明年卒子爽嗣爽字昭伯累遷武衛將軍曹叡病引爽入卧内拜大將軍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叡死與司馬懿等輔曹芳加侍中改封武安用其黨丁謐計轉司馬懿太傅外陽尊之而内欲機權已出爽弟羲中領軍訓武

衛將軍彦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出入禁闥貴寵莫比先是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時名曹叡疾其浮華皆抑出之及爽秉政乃並進用以為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寇漢中延熙七年大發卒六七萬人與征西將軍夏侯玄從駱谷入時關中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於路入谷行數百里王師阻險爽兵不得進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颺與偉爭於爽前偉

曰颺勝將敗事可斬也爽不說司馬懿書與夏侯玄曰
昔武皇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埶至
險漢已先據其地若進不獲戰退見徼絶覆軍必矣將
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漢大將軍費禕復進軍據三
嶺以要爽爽挾其衆走關右由是虛耗爽以晏颺謐爲
尚書軌司隷校尉勝河南尹晏等專政州郡望風莫敢
忤旨爽飲食車服皆擬於𦚯尚方珍玩充牣其家爲窟
室綺疏四周與晏等縱遊其中羲以爲憂屢諫不納十

二年正月芳謁其父叡墓奭兄弟皆從司馬懿勒兵拒之于雒水浮橋列奭之罪于芳盡免奭等官於是收奭羲訓晏颺謐軌勝桓範張當等殺之皆夷其族颺字玄茂初為尚書郎兼中書郎與李勝等為浮華友坐廢後為侍中尚書性貪沓所薦達視其貨之多寡時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謐字彦靖父斐嘗事操謐博觀書傳頗有才略奭素與親厚及輔政遂擢為尚書為人外若疎略而内實忌克晏字平叔大將軍進之孫也以操

子壻賜爵關內侯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景以才秀知名好老莊書作道德論及諸文賦為尚書典選多舉其故舊初與夏侯玄司馬師等名盛一時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以之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以之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蓋欲以神自況其高自標置如此方晏與颺謐之為尚書也時謂臺中三狗曰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默爽小字也言

三狗皆欲齧人而謐怙奭勢為尤甚軌字昭先曹叡時為黄門郎累遷荆州刺史入為司隸與奭有雅故所言多聽勝字公昭少游京師有才知亦與奭善奭輔政累遷河南尹範字元則世為冠族建安末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曹芳時為大司農以清謹稱嘗鈔漢書中雜事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以示蔣濟濟不肯觀範心恨之曹奭以範鄉里耆宿特敬之而不親張當者黄門也與奭交通故皆及於難自奭死大權

悉歸司馬懿父子曹氏日削馴至於亡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十四有辱其師者惇殺之以烈氣聞為操司馬領東郡太守操攻陶謙留守濮陽呂布遣將偽降執惇責其貨賂軍中震怒部將韓浩勒兵屯營門名軍吏按甲不得妄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刼大將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輒名兵擊持質者持質者皇遽叩頭

言我但乞貸用去耳浩皆斬之惇既免操聞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以後有質持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刼質者遂絶從操攻吕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加建武將軍封高安侯操平河北為大將軍時諸將皆受魏官獨惇漢官乃上疏自陳即拜前將軍尋卒淵字妙才惇族弟也曹操使督諸將擊廬江叛者又擊斬枹罕宋建等操下令曰宋建為亂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汝弗如也以

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操還鄴留淵守漢中拜征西將軍二十三年昭烈軍陽平關淵帥諸將拒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昭烈遣黄忠帥師夜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郃軍敗淵分兵助郃為漢兵所襲死于陳子霸曹芳時為右將軍封博昌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為司馬懿所敘遂降漢漢以為車騎將軍

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曹丕與為布衣交為五官將文學

封平陵亭侯遷中領軍丕簒漢更封平陵鄉侯累遷征
南大將軍建興三年卒子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
騎黄門侍郎曹芳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
騎常侍中護軍司馬懿嘗問時政玄議以為官才用人
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
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
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
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

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以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緒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斯可官矣何者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

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巨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静其可得乎豈若使各率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惟考其行跡别其髙下審定輩類勿使陞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

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封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商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

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静民之不静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監督之容曲設司察以叙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秦緒莫能釐正魏氏草創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

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惟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重複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繁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羮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于比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

衰敝民人凋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選清良者造職則化流民安四也使萬户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户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選用轉以能陞所牧益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壅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頃之為征西將軍都督雍涼州諸軍事與曹爽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司馬懿既殺

奕名玄為大鴻臚數年從太常玄內不得志中書令李豐雖為大將軍司馬師所親厚然私心屬玄遂結曹芳妻父光祿大夫張緝謀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機權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延熙十七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此時有陛戟可以誅師以玄代之師微聞其計以他事請豐豐不知而往師因責豐豐知不免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師即殺之并害玄緝等皆夷其族玄臨命色不變舉動自若時

年四十六玄嘗著樂毅張良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皆行於世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玄親善師既害玄并徙允樂浪道死清河王經者字彥緯與允俱稱冀州名士延熙中為尚書曹髦欲討司馬昭謀於經與王沉王業沉業馳告昭經留髦所昭既弒髦并族經經被逮辭母母笑而應曰仁雖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晉武帝泰始初詔曰故尚書王經雖陷大戮然守志可嘉門户埋没意甚愍之其以經孫

為郎中

贊曰王經不附司馬昭可謂知死所矣其母知有名義含笑地下雖古烈婦何以加諸

續後漢書卷三十七

續後漢書卷三十八

宋 蕭常 撰

魏載記三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祖淑朗陵令父緄濟南相時宦寺用事中常侍唐衡者尤禁黠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恥之不娶因以妻彧永漢元年舉孝廉為守宫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棄官去冀州牧同郡韓馥遣將迎之彧至而袁紹已奪馥冀州待彧以上賓

之禮初平二年彧背紹從曹操於東郡操與語大說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興平初操擊陶謙使守鄄城任以留事會張邈陳宫以兖州歸吕布諸城皆應之彧勒兵設備故能自保又與程昱謀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操陶謙死操欲取徐州還乃定布彧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可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守事故能平定山東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

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討陳宮使不得西顧約食蓄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討袁術以臨淮泗今舍布而東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若攻徐州不克將軍將安歸乎操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兖州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或以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未可卒制因勸操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

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桀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𨜒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欲為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操為車騎將軍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操每攻戰在外凡軍國事皆與彧籌焉又進荀攸鍾繇郭嘉等為操謀臣袁紹既并河朔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紹與操書其辭不假借操謂彧曰今欲討不服而力不敵何如彧曰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耳紹外寛内

忌公明達不拘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公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法令不立雖衆難用公法令既明士卒致死此武勝也紹飾知以收名譽公推誠不為虛美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雖彊其何能為操説乃説操先取吕布而後圖紹操從之三年遂禽布定徐州五年紹帥衆攻操操與相拒紹兵勢甚盛或曰紹兵雖多而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逄紀果而自用顔良文醜匹夫之

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其策曹保官渡紹圍之操軍餉不繼書與彧議還許彧報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城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埶屈公搤其喉已半歲矣情見埶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以奇兵襲破紹操欲南擊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離心不因而定之而遠兵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八年封萬歲亭侯九年操拔鄴自領冀州牧彧說操宜復置九州

以為冀部所統既廣天下服矣操將從之或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人心易動一日生變天下未易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荆州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操從其言十二年操將攻劉表問計於彧曰今兩河已平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遂行會表死遂取荆州十七年董昭建議欲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密以訪彧

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正漢朝雖勲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說會攻孫權表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彧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於是飲藥而死時年五十初董承等受獻帝密旨誅操事泄操殺承等伏皇后與父完書言操殘偪之狀帝方為承等報怨完以書示彧彧惡之隱而不言完妻弟樊普封以示操彧恐事覺因求詣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伏后在吾

女何得配上或曰伏后往嘗與父書惡言及公可因此廢操曰卿昔何不言或陽驚曰已嘗為公言之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邪操以此恨之而外示優容及董昭九錫之議或意不同積前憤殺之然弒后之謀實自或發

董昭者字公仁濟陰定陶人袁紹以為魏郡太守背紹歸張楊楊以為騎都尉復彌縫韓暹楊奉等使共迎曹操操為鎮東將軍昭遷符節令又為操畫策挾天子以

令天下且請移車駕幸許累遷魏郡太守操既定鄴除諫議大夫從操征烏丸操患糧餉不繼乃建議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操表封千秋亭侯轉司空軍祭酒日夜為操謀所以代漢于丕篡漢遷大鴻臚轉侍中封都鄉侯累遷太僕曹叡初進封樂平遷衛尉拜司徒卒時年八十一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舉孝廉為郎以病去官何進輔政召為尚書郎董卓遷帝長安歆求為下邽令不行

遂抵南陽從袁術於穰會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辟為掾詔拜豫章太守為政不煩孫策略地江東遣太史慈招撫劉繇餘衆因使察歆所為慈語策曰華子魚非籌略士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無能為也又丹陽僮芝擅廬陵鄱陽民帥别立宗部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已别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惟不能諧附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五六千家相結作宗伍調發一人亦不可得惟坐視之策遂有并兼之意及策

兵次椒丘歆即委郡幅巾迎降曹操在官渡表天子徵歆權不即遣歆請曰將軍始奉王命令留僕是養無用之物非良計也權乃遣之既至拜議郎參操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先是獻帝伏皇后與父完書言操殘偪之狀至十九年操始知偪帝廢后帝不許操遣歆與御史大夫郗慮勒兵入宫收后后閉户匿壁中歆壊户發壁手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披髪徒跣行立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

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弒后并殺二皇子子丕為魏王以為相國封安樂鄉侯及簒漢改司徒曹叡初進封博平轉太尉建興九年卒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或薦之於操操以為御史大夫操常疾孔融有時譽慮希操旨奏免融官復誣以罪而族之其陰險禍賊類此

贊曰唐人杜牧稱彧勸操取兖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之役則比之楚漢及事已就乃欲要名於漢氏譬之教盜

穴墻發篋而不與同挈不謂之盜可乎世皆以牧之言爲確論而范孯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義近世司馬公光亦以其功過管仲且以仁許之孯不足道也而光亦爲之雖然彧之罪終不以二人之言而少掩夫人茍犯天下大義雖顏孟爲之辭世且不直之况孯輩乎華歆郗慮以名德自居而梟獍其行前史無一語議其非者吁可怪哉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何進秉政名海内名士攸至拜

黄門侍郎董卓之亂攸與議郎鄭泰和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殺卓事垂就而覺卓收顒攸繫獄顒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曹操以天子都許名為尚書與語大說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三年從操攻張繡攸曰繡與劉表相持為強然繡以游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埶必離不如緩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埶必相救援不從表果救之軍敗於穰操謂曰不

用君言至此操攻吕布於下邳布固守操軍罷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布勇而無謀三戰皆北其鋭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宫有知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宫謀之未定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禽布袁紹遣郭圖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操救延循河而西紹渡河追操至延津操與紹將文醜戰敗之皆攸計也操紹相持於官渡攸謂操曰紹運車且至其將韓莫鋭而輕敵擊可破也操問誰

可使者攸言徐晃乃遣晃及史渙要擊破之會紹客許攸叛紹來奔言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迎運糧可擊而取衆皆疑惟攸與賈詡贊其決操自往破之斬瓊等紹以故敗操欲攻劉表而紹子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請救操將許之其屬皆以表為強宜先表而後譚尚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今兄弟交惡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

矣此時不可失也操乃許譚和遂擊破尚其後復斬譚於南皮冀州平操表封陵樹亭侯轉中軍師操稱魏王為尚書令操每稱之曰公達外愚內知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復思之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從攻孫權道病卒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董卓入雒陽詡以太尉掾遷討虜校尉卓壻牛輔屯陜詡在輔軍卓敗輔亦死其黨

李傕郭汜張濟等欲散兵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帥衆西攻長安為董公報仇衆以為然傕等既陷長安殺王允等乘輿蒙塵公卿戮辱民庶死者十八九而曹操等階之竊國皆自詡一言始時訂其惡又甚於卓詡為左馮翊傕等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僕射官之師長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奈國朝何傕復以

詡為宣義將軍傕既敗復從張繡為繡畫計歸曹操操表為執金吾封都亭侯參司空軍事建安十三年操既得荆州欲順流攻吳㑹詡曰明公威名逺著若乘舊楚之饒撫百姓使安土樂業江東可不勞衆而服操不從軍遂大敗時子丕為五官將而操屬意於中子植嘗屏人問詡詡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曰屬有所思耳操曰何思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笑而止丕篡漢賜拜太尉封魏壽鄉侯孫權聞而笑之曰魏雖乏

才何至用是人年七十七卒許攸者字子遠既叛紹歸操與詡及荀攸等皆為操謀臣後恃功驕慢嘗於廣坐呼操小字曰阿瞞卿非我不得兾州操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竟殺之又有國淵者樂安人字子尼挾數任術操辟為司空掾累遷魏郡太守時有投謗書者操憤之必欲知其主名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郡少學問者其簡開悟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得三人臨遣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曰此博

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容諭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作箋比方其書與所投者正同攝問具服其譎險類此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長八尺三寸美鬚髯曹操至兖州與語說之以為壽張令操攻徐州使荀彧留守鄄城張邈等迎呂布郡縣響應惟鄄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宫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吏民皆恐彧謂昱曰今兖州惟有此三城宫等以重兵臨之非

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歸而説之昱乃過范説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天下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知者所詳擇也呂布麄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宫等以埶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必無成曹使君知略不世出君若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允曰不敢有二時汎嶷已在縣允即伏兵殺之歸勒兵守昱又别遣騎絶倉亭津宫至不得渡東阿令棗祇

亦帥吏民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操還執其手曰微子吾無歸矣乃表為東平相屯范時操與布戰於濮陽數不利又蝗蟲起乃各引去操欲與紹連和紹欲使操遣家居鄴操新失兖州軍食且盡將許之昱適還謁操曰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有之乎曰然昱曰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天子都許以昱為尚書操攻荆州昭烈如吳論者以為孫權必害昭烈昱曰劉玄德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權必資之以

禦我難解埶分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昭烈兵以禦操其後中夏漸平操撫昱背曰兖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退矣乃歸兵闔門不出操稱魏王以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子丕簒漢復為衛尉封安鄉侯方欲以為公會卒時年八十初操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粮頗雜以人脯由是大失素譽郭嘉者字奉孝頴川陽翟人荀彧薦之操操與論天下事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表為司空軍祭酒與昱齊名操攻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罷憊操欲引還嘉説操急攻之遂禽布操比破袁譚袁尚皆其謀也封洧陽亭侯又説操攻袁尚及三郡烏丸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尚及兄熈皆走遼東嘉有算略達於事情操嘗曰惟奉孝為能知孤意還自柳城卒時年三十八後操攻荆州還巴丘既大敗兩軍疾疫歎曰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劉曅字子揚淮南成德人光武子阜陵王延之後也許

幼名知人嘗稱其有佐世之才曹操辟為司空倉曹掾操攻張魯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即日引歸令曅督諸軍使以次出曅筴魯可克馳白操不如進攻操從之魯走漢中遂平曅進曰明公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可傳檄而定劉玄德人傑也有度而思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以公之明因而攻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民心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後必為患操不從

居七日益州降者言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不能安也操問曅曰尚可擊否曰今已小定未可也乃還

建安末昭烈宜都太守孟達來奔達容止可觀丕甚器之使為新城太守曅以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任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漢接境必為國患後果謀歸漢

章武二年為侍中曹叡初封東亭侯遷大鴻臚卒子陶善論縱横有才而薄於行官至平原太守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為州别駕嘗以公事至譙曹

操謂曰昔孫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曰是時兵弱敵強不徙必失之今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鄴操迎笑曰本但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丹陽太守操攻孫權還以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别駕辟丞相主簿西曹屬關羽圍樊襄陽操以獻帝在許近敵欲徙都濟與司馬懿說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使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

南以封之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果襲殺羽子丕篡漢為東中郎將上萬機論丕善之入為散騎常侍與曹仁南侵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敵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内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卒復為東中郎將代領其衆名為尚書丕欲至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丕不從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敵易為冦不可安屯丕從之丕還到精湖水稍盡

留船付濟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王謂濟曰事不可曉吾前決謂分半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合吾意自今討伐計畫善論思之曹叡初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曹芳嗣偽位為領軍將軍封昌陵亭侯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以魏為舜後濟以為舜本姓嬀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詰難曹奭之在伊南也濟與書言太傅司馬公之意不過免官

而已既而懿害奭等夷其族進封都鄉侯固辭不許常恨其言之失發病卒

贊曰董卓國之賊天下所共仇而詡為之報怨東京之亡禍根於此及辭李傕尚書之命則以朝廷為解是欲以虛辭蓋實惡將誰欺邪昱脯人肉以啖操軍此盜賊所不忍為者舉傾心曹氏而忘其宗國其劉歆之徒歟

續後漢書卷三十八

續後漢書卷三十九

宋 蕭常 撰

魏載記四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舉孝廉爲尚書郎累遷黄門侍郎獻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關東隔絶曹操領兖州遣使上書天子傕汜等欲拒絶之繇説傕汜納其使由是操使命得通荀彧既數稱其才又聞其説傕汜操益虚心天子得出長安繇與尚書郎韓斌有力

馬後遷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強兵操方有事山東以關中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隷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以便宜不拘常法繇至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操在官渡繇送馬二千匹給軍操與書曰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憂足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攻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以衆至銳甚將議欲釋之去繇

曰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若棄而示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果輕渡汾未半急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自天子西遷雒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亡叛以充之數年戶口稍實操攻關中得以爲資操爲魏王以爲大理遷相國子丕篡漢除廷尉遷太尉封平陽鄉侯曹叡初進封定陵遷太傅初操時議死刑可割者繇請復肉刑議者

以為非遂已至丕欲復肉刑以有軍事復寢至是繇上
疏請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有趾者許之其黥劓
宮刑左趾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人年二十至四五十
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計其所
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
歲生三千人王朗議以為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
刖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尸為人然臣以為五刑屬
著在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施行已久

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今復行之恐非所以宣洪化也今欲按繇所欲輕之死刑使減死之髡刖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貲之恩外無以刖易笞駭耳之聲議者多與朗同遂寢卒子毓字稚叔機捷談笑有父風累遷黄門侍郎時大興宫室民罷於役毓諫以為水旱不時可須豐年又言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曹爽盛夏舉衆冦漢中王師禦之不

得進毓以書諭止遂失與意出為魏郡太守與死入為廷尉建議聽君父已殁臣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妻不得復嫁後為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徐州卒毓弟會字士季敏惠夙成及壯有才藝而博學精練名理由是知名為中書侍郎曹髦初司馬師攻毋丘儉會從典知機密司馬昭輔政為黄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遷司隷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無不兼綜怙權害物嵇康等以小嫌皆致之死凡昭所以傾曹氏會謀為多炎興元年

昭使帥衆與鄧艾犯漢漢亡會誣殺艾尋以謀反誅會

常論易無玄體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實刑名家也有

嚴幹者字公仲馮翊人善春秋公羊而縣好左氏謂左

氏為太官公羊為賣餅家數與幹辨析長短縣機捷善

持論而幹訥口或詘而無以應縣謂幹曰公羊高竟為

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使為明使君服耳公羊高未肯

也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

名為兒時寔常奇之曰此兒必興吾宗昭烈臨豫州辟

為别駕時陶謙死徐州迎昭烈昭烈欲往羣說曰袁術尚強今冬必與之爭吕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昭烈不聽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昭烈軍昭烈恨不用羣言舉茂才不行曹操辟為司空西曹掾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操皆用之除蕭賛令後以司徒掾舉髙第為治書侍御史參丞相軍事操稱魏王遷御史中丞操欲復肉刑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

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

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

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

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

政弼教懲惡息殺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

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

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

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施如此則所刑之與

所生足以相貿矣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為未可行操善羣言以有軍事故議遂寢轉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子丕侍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以親代父為相封羣昌武亭侯遷尚書及篡漢遷僕射加侍中從尚書令進封潁鄉侯丕侵吳以為中領軍還為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録尚書事丕病羣與曹真司馬懿等受遺輔政子叡初進封潁陰𠊱之為司空上

疏宜崇德布化惠卹黎庶曹真請數道犯漢從斜谷入羣以為昔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粮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叡從其議真復請從子午道羣又陳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叡以羣議下真真不從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為宜召真還從之時盛夏營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絶少比

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不寧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之深憂也宜講武勸農以待強敵今舍此而先宮室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建興十四年卒祖終太丘長父大鴻臚羣官至三公而德望每不及其先人時以為公慚卿卿慚長子泰字玄伯仕至尚書左僕射與司馬師及其弟昭皆親善昭嘗問沛國武陔曰玄伯何如其父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已任不如也明達簡至立功立事過之初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

之士於是制九品官人之法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闕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後行之寖久中正或非其人姦㢢日滋至晉劉毅始陳中正之設有八損請除之武帝善其言而不能革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太守陳登請為功曹郡為孫權所圍登使求救於曹操説操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

也若蒙救援使為外藩則吳人挫謀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操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敝邑倒懸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操乃遣兵救登吳兵退操辟為司空掾累遷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奏棄市矯曰此孝子也上疏救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有歷年不決者矯至悉覽丈牘一時論決轉西曹屬從操至漢中還為尚書未至鄴操死乃與羣僚立子丕使嗣相位丕既篡漢轉吏部封

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曹叡初進封東鄉叡嘗卒至尚書門矯問曰欲何之叡曰欲按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若臣不稱職則請就出退叡慚而反叡常以社稷為憂問曰司馬懿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加侍中光禄大夫遷司徒卒有徐宣者字寶堅與矯同郡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器於太守陳登操辟為司空掾從操至壽春會馬超亂操欲西伐謂官屬曰今當遠征而北方未定以為後憂宜得清公厚德以鎮

統之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為東曹掾子丕僭號為御史中丞累遷司隸校尉散騎常侍曹叡初封津陽亭侯左僕射加侍中光祿大夫叡至許昌使統留事及還主者奉呈文書叡曰吾省與僕射何異不視上疏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皆見嘉納常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不許建興末卒時又有衛臻者字公振陳留襄邑人與嬌等俱事曹丕丕篡漢封安國亭侯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

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丕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累遷司徒卒盧毓字子家涿郡人父植有名當世崔琰舉毓為冀州主簿方時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不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駮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

肆之大辟則同牢合卺之後罪何以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𢬵是之由是為法曹議令史子丕篡漢為黄門侍郎歷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以忤旨左遷雎陽典農校尉心在利民躬親臨視百姓賴之入為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邵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為法宜一正不宜兩端使姦吏得容私還吏部尚書使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鄭沖叡曰文

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㪍於是用邕初諸葛誕鄧颺等有名當世有四聦八達之目㪍疾之時舉中書郎㪍曰得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餠不可啖也毓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待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情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殽雜虚實相蒙㪍納其言即令

劉卲作考課法卲因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毓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黄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其有才而不能為善事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曹爽秉政將植其黨徙毓僕射以何晏代之頃之出為廷尉司隷畢軌又誣奏其罪免官衆論交訟之乃為光禄勲爽等敗復為吏部尚書封高樂亭侯轉僕射加光禄大夫曹髦初進封大梁鄉毋丘儉等起兵欲誅司馬師師帥衆攻之使綱

紀後事加侍中遷司空進封容城延熙末卒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延年之後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大亂棄官客荆州荀彧薦之曹操操以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領西平太守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留邑為名而內與袁紹甥高幹通謀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之必亂張晟寇崤澠間南通劉表固若因之吾恐其為患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隣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

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於是遂拜河東太守冐艱險得至郡卒平衛范之亂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崇寛惠不苛擾民有訟為陳大義遣歸締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父老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訟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徭役課民蓄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力農家家豐實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講武又開官學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韓遂馬超之亂河東雖與接境民無異心曹操與遂超夾渭而軍軍食一仰河東及敵破餘蓄猶二十餘萬斛增秩中二千石操攻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相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無一人逃者其得人心如此操稱魏王以為尚書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内卿其有功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且煩卿卧鎮之在河東十六年課常為天下最子丕篡漢封豐樂亭侯累遷尚書僕射丕如許昌令畿居守作御

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溺死子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黄門侍郎辛毗等噐重時公卿以下大議時政所宜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復領兵以專民事居無何鎮北將軍吕昭又領冀州乃上疏曰安民之術莫尚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六合未一戎馬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忽卹民之術修將帥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

務本帑藏歲空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國家奄有十州之地承喪亂之餘計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然而三邊未寧以一州之民而經營九州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涉遠道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今復以冀州寵秩吕昭冀州户口最盛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可任以兵事也若謂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

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不異且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兖豫司兾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時又議考課之制以考内外衆官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専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商周無貴伊吕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無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臣以為

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至於公卿及内職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其有夙夜在官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默以為知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之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

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況
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申商而任法術競以儒家為
迂濶不周世用最風俗之流敝也後考課不行在朝八
年論議抗直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
家為河東太守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
存大體而已其恵愛得百姓懽心不及於畿後以不能
諂附貴執屢更外任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護烏丸
校尉以公事為征北將軍程喜所劾免為庶人徙章武

郡著體論八篇興性論一篇卒於徙所有子預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為名儒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不克為揚州刺史卒渾避亂渡江依華歆曹操聞其篤行名為掾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務殖産生子率不舉渾所至課使耕桑重去子之法民稍豐給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累遷京兆尹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温信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於

農而盜賊止息復入為丞相掾子丕篡漢為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太守郡界下濕苦水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埶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躬率吏民興功一冬而成比年豐入頃畝歲增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以郡下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復種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整整如一材足用饒曹叡嘉之

遷將作大匠卒自建安迄咸熈燉煌太守淮南倉慈孝仁京兆太守濟北顔斐文材弘農太守鄴都令狐邵孔叔濟南相魯國孔乂元雋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皆有政績為良二千石

贊曰曹操濟禍賊視殺人如刈草菅繇羣等又導之復肉刑助桀為虐莫甚於此幸其議格不然禍豈有既哉毓謂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待常士斯言得之矣

續後漢書卷三十九